

金
聖
歎
傳

S

0013597

1-825.6

9012

陳登原撰

金聖歎傳

華世出版社印行



S9003204

0013284
1028100

金聖歎傳

陳登原撰

中華民國 65 年 2 月 初版

出版者：華 世 出 版 社

局 版 臺 業 字 第 0 2 4 7 號

發行人：奉 壘 泉

發行者：華 世 出 版 社

辦事處：景美興隆路一段70巷11弄13號

郵 撥：103989號（奉壘泉帳戶）

平裝一冊

定價新臺幣 元

金聖歎傳

聖歎姓金名人瑞，吳縣人。或謂其本名張若采，殊未足信也。

廖燕金聖歎先生傳云：『先生金姓，采名；苦采（疑爲若采之誤）字。吳縣諸生也。爲人倜儻高奇，俯視一切。好飲酒，善衡文。』

徐世昌晚清彞詩匯云：『金人瑞，字聖歎，吳縣人，諸生。』

案廖說以聖歎爲號；徐說則直以聖歎爲字。此當從廖說。但廖說謂名采，字若采，則沿襲『張若采說』之譌。考聖歎原名『張若采』之說，始見於無名氏哭廟紀略。紀略云：『金聖歎名人瑞，庠生。姓張，原名采，字若采，文倜儻不羣。少補長洲博士弟子員，後以歲試文怪誕黜革；及科試，頂金人瑞名就試，卽拔第一，補吳庠生。』無名氏辛丑紀聞則多出『名喟』二字。謂：『金聖歎名喟，又名人瑞。姓張，原名采，字若采。爲文倜儻不羣，少補博士弟子員。後以歲試之文，怪誕不經，黜革。來年

科試，頂金人瑞名，應童子試，而文宗卽拔第一。『蓋皆謂聖歎卽張若采，以科舉故，而改名也。』周亮工賴古堂尺牘新鈔^{卷五}又謂『金人瑞，一名「彩」。吳縣人有貫華堂集，以采爲彩，實略同。第不言其原姓張耳。』

案金人瑞之名，其見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者，則如卷一百九十四，徐增說唐詩提要；卷一百四十七，張坦南華評注提要；林仲懿南華本義提要；別集存目八，沈起學園集提要；皆述及金人瑞，初不以其原名張若采而有異說，證一。

且聖歎姓金，固確鑿有據者。

聖歎有族兄金昌，字長文。今存唱經堂才子書彙稿，敘第四才子書（杜工部詩）小引一頁，有『唱經僕弟行也』句。足見聖歎與金昌同姓。卽云：『指弟指兄，不關同姓；』然聖歎敘聖人千案亦有『家兄長文』之號。而賴古堂尺牘新鈔^{卷五}有聖歎『與家伯長文昌書』云：『詩非異物，只是人人口頭舌尖所萬不獲已，必欲說出之一句話耳。儒者，則又以生平爛熟之萬卷，因而爲之；截之成章，潤之成文者也。夫詩之有章有文也，此固儒者之所矜爲獨能者也。若其原本，不過人人心

頭舌尖，萬不獲已，必欲說出之一句話。則固非儒者之所得矜爲獨能者也。承云新作，便欲入許用晦之堂矣。『案金昌字長文，號翼齋，法記聖媛，見第四才子書小引。聖歎稱之曰『家』，便可徵聖歎真姓金也。證二。』

蓋張若采，乃實有其人，且聖歎深惡秀才！何至以庠生之試，而輕易其姓耶？

晚清謠詩滙卷一百七，有張若采小傳：『張若采字谷濤，號子白，婁縣人。乾隆庚戌（五十五年一七九〇）進士，官鎮番知縣。有梅屋詩鈔。子白少以詞賦，名與阮文達同。鄉舉通籍，則後一年及文達督學浙中，子白猶未授官。因贅壻吳興沈氏，遂留浙爲定香亭客。隨文達出案試。』然則張若采者，匪特確有其人，且婁縣與吳縣不遠，乾隆與順治亦不遠，當不容有第二人焉。

至於謂聖歎爲應試頂名，當屬決無此事。何則？蓋一矜之青，原非聖歎所急急者。何況在明清易代之交，伊亦有家國之感，縱不能如黎洲亭林等之屢徵不起，然亦不當以鷄鳴狗盜之行，博新朝之小榮小貴也。

何以言聖歎不急急於一矜，蓋以聖歎喜罵秀才而知之。

如左傳釋第五 於鄭莊公處置叔段事，聖歎語曰：『秀才讀至此等處，便罵太叔；吾謂卿癡，亦

不減太叔。』於『遂置姜氏於城穎』，謂『秀才不識，卻將城字連下穎字。』第十頁於周鄭交惡，則

謂『秀才讀此篇，多遺平王而惡鄭莊，更不文者，乃至並惡周鄭。』第二十頁此左傳釋中之痛惡秀

才也。

其在西廂記中，則寺警中批『從來秀才天性，與人不同。何則？如聞一請，便出門，一也；既出門，反回轉，二也；既回轉，又立住，三也；雖聖歎亦不解秀才何如此……意者，秀才好愛容，還要對鏡抿髮，爲復酸丁，不捨米甕？』其毒罵秀才如此。

其在水滸傳中，則如林冲水寨大併火節，聖歎批曰：『此回前半幅寫阮氏，痛惡官吏。後半幅借林冲，痛罵秀才，其言憤激，殊傷雅道。然怨毒著書，史遷不免於稗官，又奚責焉？』第十八回又如水滸

三十二回，寫宋江爲劉高所禽，花榮致書說情，以宋江爲劉文。『只想他是讀書人，須念同姓之親，因此寫了劉文。』聖歎批云：『花知寨，差矣！越是讀書人，越把讀書人痛惡。越是同姓，越爲讀書人痛惡耳。讀至此處，我將聽普天下慨歎之聲。』此處調侃讀書人不少，此水滸傳中之毒罵秀才也。

如是！

況聖歎兒時，自負大才；評杜詩黃魚云：『爲兒時，自負大材，不勝侏儸，恰似自古至今，止我一

人是，大材，止我一人獨沉屈者。』杜詩解卷二頁五八則又可證聖歎之不至以一衿而輕易其姓也。

且聖歎，非無時世之感者，『私則故鄉荆棘，公則中原豺虎；農務不修，橫征日

甚！』杜詩解卷四第十一頁·傲杜詩熟食日示宗文宗武詩云：『消渴春尤甚，兵戈道正

長。今朝吾熟食，他日汝還鄉。夢寐通墳墓，神靈缺酒漿。會期殊不遠，何以答祠

堂？』杜詩頁三·聖歎之生，雖不可考，然聖歎之壯，正明之亡國，故國淪亡，時世

之感，當令聖歎不至改姓換名，覲顏應舉也。蓋聖歎死時已老，嘗歎衰暮。

聖歎卒於順治十八年（一六六一）辛丑，與清世祖同時死，固無問題。獨其生時，今無可考。

然案聖歎辛丑之死，其年事當已不小。聖歎嘗有詩云：『白髮了無興，青春勉就人。祓除全怯

水，杯酒暫沾脣。不棄羣賢德，難支老病身。明年誰會此，天道最泯泯！』杜詩第三頁是聖歎曾老病焉。

王斲山爲聖歎老友，聖歎自云：『斲山二十年前，曾與聖歎詩，曰：「風雷半夜吳王墓，天地清

秋伍相祠，一例冥冥誰不朽，早來把酒共論之。『西廂記』是批西廂之前二十年，聖歎已壯能『把酒論之』也。

又金昌第四才子書小引云：『唱經，僕弟行也。僕昔從之學易，二十年，不能盡其事。故僕實私以爲之師。』一頁此文成於順治己亥（十六年，一六五九）下距聖歎之死，不過二年。是聖歎死前二十餘年，已與金昌共談易理。故小引文中，又有『今唱經年亦已老，脫真不諱，是亦爲人生之常。』二頁然則在前二年，聖歎固已老也。

且聖歎固亦自言年老者。

批杜詩曉發公安云：『此詩最惡。不知何年，一見便熟，至今每五更枕上欲覺未覺時，口中無故便誦此詩，百計禁之，而轉復沓至。聖歎白髮，是此詩送得也。』杜詩解卷四三十七頁又評杜詩三絕句云：

『爲兒子時，蚩蚩然只謂前亦不往，後亦不來，獨有此身，常在世間。予讀蘭亭序，亦了不知佳在何處。殆於三十四五歲許，乃始無端感觸。忽地驚心，前此猶是童稚蓬心，後此便已衰白相逼。中間壯歲一閱，竟全然失去不見。夫而後咄嗟彌日，漸入忽忽不樂苦境。』杜詩解卷二頁五十八考聖歎從事杜詩，

在己亥（順治十六年）庚子（順治十七年）之交。哭廟紀略第十一頁即聖歎死前一二年事。此謂『殆於三十四五歲許』足見聖歎死前一二年，視其三十四五歲時，已有前塵如夢之感。此亦聖歎死時已老之證也。

由聖歎死時已老之說徵之，知伊死時，年事當在五六十之間。非有此年，何來衰暮之歎？貫華堂刊第五才子書序文第三，末有『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五日』字樣。而敘文中又云：『今與汝釋弓，汝昔五歲時，吾即容汝出坐一隅；今年始十歲，便以此書相授。』以此推之，知崇禎十四年時，聖歎子已十歲；聖歎當生在萬歷三十四十年間。

辛丑紀聞（頁十二）謂聖歎批書，前後次序如下：

甲申（明思宗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）批水滸傳。

丙申（清世祖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）批西廂記。

亥（己亥順治十六年）子（庚子順治十七年）從事杜詩。

貫華堂刻水滸傳，謂在崇禎十四年；此與辛丑紀聞所傳小異。（余未見貫華堂水滸傳，此據辛島曉金聖歎之生涯及其文藝批評所引。）今假定爲崇禎十七年批水滸傳，又假定聖歎生子爲二十五歲，則聖歎當生於崇禎十七年之三十五年前，卽神宗萬歷三十七年也。

且崇禎九年，牧齋爲泐法師靈異記，述天啓丁卯（七年一六二七）事，已稱金生，可知聖歎在啓禎間，已成人矣。此亦生於萬歷三十四十年之傍證。詳初學集卷四十三

萬歷之時，吳中名士之風已盛。喜放誕，不喜拘束。觀唐寅鍾伯敬諸人，可徵一二。無怪聖歎之受其影炙，而爲怪誕之論。

趙翼廿二史劄記（卷三十四）明中葉才士傲誕之習云：『明史文苑傳，吳中自祝允明唐寅輩，才情輕豔，傾動流輩，放誕不羈，每出名教外。今按諸書所載，寅慕華虹山學士家婢，詭身爲僕，得娶之。後事露，學士反具資匿，締爲姻好。（朝野異聞錄。）文徵明書畫冠一時，周徵諸王，爭以重寶爲贈（玉堂叢話）。寧王宸濠，慕寅及徵明，厚幣延致。徵明不赴，寅佯狂脫歸（明史文苑傳）。又桑悅爲訓導，學使者召之，吏屢促，悅怒曰：「天下乃有無耳者。」』此可以覘聖歎之時世及鄉

里，所以影響聖歎之故。

又吳縣爲東林復社所及之地，文社所爲，其初多月旦人物，評別臧否，此又聖歎好爲月旦之鄉里背景也。

賴古堂尺牘

卷十

有周圻與楊廉夫書云：『伯敬友夏，只是好新落筆，遂不願所安耳。卽如穆

天子傳汲冢周書，凡缺字類作□。武王几銘：「皇皇惟敬，敬生□□生垢□戕□」亦缺文也。兩君目□爲口字，友夏云：「四口字迭出，妙字不以爲纖。」伯敬云：『讀「口戕口，竦然骨驚。」不知几銘與口字何涉？』此又聖歎咬文嚼字，強生新義之鄉里背景也。

徐世昌晚清簪詩話卷三十三：『明季鍾伯敬譚友夏諸人，評泊詩文，喜爲纖仄詭詭之語。庸耳俗目，爲之傾眩。聖歎擴而廣之，上攀經史，下甄傳奇小說，皆以己意評泊。數百年流傳不絕。陽五伴侶，世以爲賢，殆其類歟！』此又謂聖歎所評，前有所憑者。

又如才子書云云，蓋亦李贄『大部文章』之遺意。

周暉金陵瑣事

卷一頁五十六

云：『李卓吾，閩人在刑部時，已好爲奇論。尙未甚怪僻。嘗云：「宇宙內，

有五大部文章：漢有司馬子長史記，唐有杜子美集，宋有蘇子瞻集，元有施耐庵水滸傳，明有李獻吉集。」此卽異日才子書所本。

卽其自命『聖歎』固亦桑悅之流亞。可見吳中風氣，多玩世不恭者，非關其原名爲喟，因生聖歎之號，殆先有聖歎之號，而後有喟名者歟。

四庫提要卷二四桑子庸言提要：『明史文苑傳附載徐楨卿傳中，考悅思玄集中，有道統論云：

「夫子傳至我。」又學以至聖人論曰：「我去而夫子來，」可謂肆無忌憚。」王世貞弇州山人四

部稿九云：『桑民懌家貧……敢爲大言……十九舉鄉試，再試吏部，奇其文。至閔道統論，則曰：

「夫子傳之我。」縮舌曰：「得非江南桑生耶？」此乃以聖自居之吳人，爲時早於聖歎者也。

聖歎所以自號『聖歎』之故，一則白眼觀人，痛砭時世，再則自居曾皙，放浪形骸，與其名喟，殆無所關。

辛丑紀聞頁十一云：『金聖歎名喟，又名人瑞。』但他書無言聖歎名喟者。想以『聖歎』而

聯想於其名『喟』也。

相傳聖歎曾作丁祭彈文，譏吳中諸生云：『天將晚，祭祀了。忽聽得兩廊下吵吵鬧鬧，爭胙肉的你瘦我肥，爭饅頭者你大我小。顏回德行人見了，微微笑。子路好勇者，見了心焦躁。夫子喟然歎曰：「我也曾在陳絕糧，幾曾見這餓孽。」』則所以自名爲『聖歎』，殆爲痛哭秀才之延長耳。

廖燕聖歎傳：『先生金姓，采名……鼎革後，絕意仕進，更名人瑞，字聖歎。除朋從談笑外，惟兀坐貫華堂中，讀書著述爲務。或問聖歎二字何義？先生曰：『論語有兩「喟然歎曰」，在顏淵爲歎聖，在「與點」爲聖歎，予其爲點之流亞歟！』足見聖歎以曾皙自居。

聖歎之家，據吳翌鳳所記，在甜橋巷。

吳翌鳳東齋勝語三頁：『張氏世居吾里樂橋之南。金聖歎居甜橋巷，相去不數武，甚相得也。』

乾隆蘇州府志三卷：有甜橋巷，兼隸長洲。

其生也以三月三日，俗所謂文昌誕辰也。傳其前生爲狐，又傳其前身爲僧，又傳其爲魔所憑，蓋亦後人震於才情，傳會神飾之談。

楊保同金聖歎軼事：『俗傳三月三日，爲文昌生日，而聖歎亦於是日生。故人稱聖歎爲文昌。』

星，聖歎虔祀文昌，或亦因此歎。又傳聖歎生時，其母夢紫衣人抱小兒置諸其懷，一驚而寤，遂生聖歎。故又謂夢中之紫衣人，爲文昌帝君。『辛島驪以爲，此乃民衆驚其才情，故文飾之如上。』

孫文玉新義錄卷五

引景舩齋雜說云：『聖歎前身，爲杭州昭慶寺僧。死後，朱眉方夢聖歎謂

之曰：『吾前身乃僧也，嘗游歡愛河中，故有是劫。今晚矣，當爲鄧尉山神。』』是又神飾聖歎前生爲僧，死後爲神焉。

又五十卷

引歸田瑣記云：『今人鮮不閱三國演義，西廂記，卽無不知有金聖歎者，而皆不能道其詳。』

王東淑柳南隨筆云：『金人瑞，字若采，聖歎其法號也。少年以諸生爲游戲，得而旋棄，棄而旋得。性固聰敏絕世，而用心虛明，魔來附之。某宗伯作天台泐法師靈異記，所謂慈月宮陳夫人，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卜者，卽指聖歎也。聖歎自爲魔所憑，下筆益機辯瀾翻，常有神助，然多不規於正。』以聖歎爲魔所憑者，蓋折於聖歎之才，而又思貶下之者爾。

案牧齋初學集卷四

有天台泐法師靈異記云：『天台泐法師者何，慈月宮陳夫人也。……以

天啓丁卯五月，降於金氏之卜，今九年矣。……卜所憑者，金生采，相與信受奉行者，戴生顧生魏生，

皆於台有宿因者也。『按天啓丁卯，爲天啓七年（一六二七），而牧齋已稱聖歎爲金生，可知聖歎於吳中，非無地位者也。故領袖風雅如牧翁，亦信其爲神所憑依。』

案俞樾茶香室續鈔卷二亦引此說且云：『金聖歎爲靈物所憑，或云狐也。此謂是慈月宮陳』

夫人，未知又何靈異矣。』以聖歎爲狐，尤奇。

聖歎幼時家貧，親朋多凋謝。異日聖歎之痛譏財奴，愛友篤誼，其來有自。

順治己亥，金昌爲才子書小引云：『夫唱經室中書，凡涉其手者，實皆世人之竝未得見者也。』

……間嘗竊誦唱經，「何不刻而行之？」啞然應曰：「吾貧無財。」（小引二，刊在杜詩解卷前。）

此正與聖歎自所云：『苦因喪亂，家貧無貲，』四廂記讀法十四可以參證者也。

水滸傳載孫新計誘孫立，說『家中大嫂，害病沉重。』聖歎批云：『吾年雖幼而眷屬凋喪，獨』

爲至多驟讀此言，不覺淚下。』第四回亦可見聖歎之幼年家世。

廖燕聖歎傳，載聖歎不愛錢財云：『生平與王斲山交最善。斲山固俠者流，一日以三千金與』

先生，曰：「君以此權子母，」「母後仍歸我，子則爲君助燈火，可乎？」先生應諾。甫越月，已揮霍殆

盡。乃語蕘山曰：「此物留君家，適增守財奴名。吾已爲君遺之矣！」蕘山一笑置之。『足徵聖歎輕財如是。』聖歎論『好看錢』云：『人之所以必要錢者，以錢能使人好看也。人以錢爲命，而有時以錢與人者，既要好看，便不復顧錢也。乃世有守錢成癖，而不要好看者，斯又一類也矣。』水滸傳第三十五回

足徵廖燕所言不虛。

又評宋江與薛永錢云：『其結識好漢也，初無青天之曠蕩，明月之皎潔，春雨之泰和，夏雨之徑直。直惟一「銀子」而已。以銀子爲之張本，於是自言孝父母，斯不畏天下之人，不信其孝父母也；自言敬天地，斯不畏天下之人，不信其敬天地也；自言尊朝廷，斯不畏天下之人，不信其尊朝廷也。自言恤朋友，斯不畏天下之人，不信其恤朋友也。嗚呼，天下之人，而至於惟銀子是愛，而不覺出其根柢，盡爲宋江所窺。因而並其性格，亦遂盡爲宋江之所提起放到……作者深惡世間每有如

此之人，於是旁借宋江，特爲立傳而處處寫其單以錢物銀子結人，蓋誅心之筆也。』水滸傳三十六回又

評吳用智賺玉麒麟時，李逵爲啞道童，『吳用道：「你若開口，便惹出事來！」李逵道：「也容易。只

口裏銜着一文銅錢便了。』『聖歎慨然有作：『閒中忽作調侃世人語，令我一歎。』』水滸傳第六十回此兩